# 桯史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九江郡城

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，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，灌井在焉。故余家晉盆杅事，猶有冢居城中，城負江面山，形勝盤據，三方阻水，頗難於攻取。開寶中，曹翰討胡，則踰年不下。或獻計於翰曰：「城形爲上水龜，非腹脅不可攻。」從之，果得城。至今父老指所由入，云在北圍新倉後。郡治之前，對康廬，有峰曰「雙劒」。乾道間，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守，謂翰實屠城，而李成等寇，亦嘗入郛殘其民，取陰陽家説，意劒所致，乃闢譙樓前地，築爲二城，夾樓矗其上，謂之「匣樓」，曰匣實藏劒。江人相勸成之。有日者過其下，曰：「是利民而不利於守。」立方聞之，不以爲意，居一年，果卒官。其異如此，立方故知名，嘗爲中書舍人，終之年六十八。

日官失職

近世淸臺占候，頗失其守，雖試選甚艱，多筌蹄之學，以故證應之驗，視前世爲疏。開禧丙寅二月丙子，余在京口，章以初居戎司薇風亭。余蒞事庾中歸，過之小酌，握手庭下，日方申，忽覺天半砰鎗有聲甚厲。矯首正見一星南隊，曳尾如帚，逶迤久之，始滅，相與嘆異。未幾而兵釁開，江淮荐饑，死者幾半。嘉定己巳五月辛亥，余里居晚浴，散

步西圃，暝色將至。從行一僮，忽卬而驚呼[1]，視之，亦一星，大小如京口所見，而色紺青，尾燄煜煜，自南徂北，行頗迅，亦隱隱鳴於空中。時虜酋易位，蒙韃闖其境，兵禍糾結，數年猶不解，則所隊之方，蓋有妖焉。余不甚習變星，二星所偶見，皆白晝出，太史且未嘗問，亦不聞奏報，其它躔度微忒，意必不能詳也。

## 紫宸廊食

余爲扈簿日，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。是歲，虜方拏兵北邊，賀使不至，百官皆賜廊食。余待班南廊，日已升，見有老兵持二髹牌至，金書其上，曰：「輒入御廚，流三千里。」既而太官供具畢集，無帟幕限隔，僅以鐐竄刀機自隨，緜蕞簷下。侑食首以旋鮓，次暴脯，次羊肉，雖玉食亦然，且一小楪，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，合以玳瑁而金托之，封其兩旁，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。黼坐既御，合班拜舞用樂，伶人自門急趨折檻，以兩襜爲作止之節。廊下設繖褥，寘俎於前，有肴核，爵以銀而厚其脣，爲之，一耳，頗不便於飲，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，蓋和議成而舉彌文，責之外郡，以期速集也。每舉酒，玳合自東廡入廊，饌繼至，適盧棘簿子文在旁，因言此藝祖舊制。在汴京時，天造草昧，一日長春節，欲盡宴廷紳，有司以不素具奏，不許，令市脯，隨其有以進，仍詔次序勿改，以昭示儉之訓，如錫宴貢院，前二醆止以果實薦，無品食，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，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。余聞之典儀吏曰：「它日戎贊在廷，則百官皆稱壽而退，無賜食七十年矣。」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，故竊志之。

## 阜城王氣

崇寧間，望氣者上言，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，徽祖弗之信。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，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。居一年，猶雲氣故在，特稍晦，將爲偏閏之象，而不克有終。至靖康，僞楚之立，踰月而釋位。逆豫既僭，遂改元阜昌，且祈於金酋，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，力役彌年，民不堪命，亦不免於廢也。二僭皆阜城人，卒如所占云。

## 袁孚論事

孝宗初政，袁孚爲右正言。一日，亟請對，論北內有私酤，言頗切直，光堯聞之震怒。上嚴於養志，御批放罷，中使持璽封至堂。時陳文正當國，史文惠爲參預，未知其倪，啓封相顧罔測。文惠曰：「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，未得其名，此決不可，請俟審奏。」翌日，遂朝，方扣榻以請，玉音峻厲，遽曰：「謂已行下矣，尙何留？」文惠奏曰：「

陳康伯固欲速行，而臣不欲也。臣有千慮之一，願留身以陳。」班退，文惠問孚何罪也，上諭以疏意曰：「是非所宜言，不逐何待。」曰：「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？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北內給事，無非閹人，是惡知大體？若非幾箇邨措大在言路，時以正論折其萌芽，此曹馮依自恣，何所不至？」上竦而悟，天顏少和。文惠進曰：「不特此事，爭臣無故賜罷，天下咸以爲疑，而欲知其故。若以此爲罪，則兩宮之間且生，四方聞之，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，而使北內至於有此，非供億不足而何？必不得已而去，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。」上釋然霽威曰：「善。」將退，復前曰：「後之日，復當五日之朝，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，儻可以上皇意留之，尤盛德事。」上許諾，既歸自北宮，亟召文惠而諭之曰：「太上怒袁孚甚，朕所以亟欲去之。昨日方燕，太上賜酒一壺，親書『德壽私酒』四字於上，使朕踽踽無所。」文惠曰：「此陛下之孝也，雖然，終不可暴其事。」居數日，孚請祠，得守永嘉郡。既而文惠又奏，諫官以直言去，非邦家之美，請以職名華其行。遂除直秘閣，外朝竟不及知。自是纖人知譖之不行，亦無復投隙者。一言回天，體正誼得，兩宮慈孝，終始無間，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。

## 鸚鵡諭

蜀士尚流品，不以勢詘。乾道間，楊嗣清甲有聲西州[2]，清議推屬。初試邑，有部使者，不欲名，頗以繡衣自驕，怒其不降意，誣劾以罪。趙衞公方爲左史，聞之，不俟車，亟往白廟堂曰：「譬之人家，市貓於鄰，卜日而致之，將以咋鼠也。鼠暴未及問，而首抉鵰籠，以噬鸚鵡，其情可恕乎！」當國者問其繇，告以故，相與大笑，劾牘竟格不下。嗣清仕亦不顯，有弟曰嗣勳輔，位至從橐，其清名亦相伯仲云。至今蜀人談謔，以排根善類者爲貓噬鸚鵡，王中父嘗爲余道，而忘其所爲邑之名。

## 月中人妖

逆曦未叛時，嘗歲校獵塞上。一日夜歸，笳鼓竟奏，轔載雜襲。曦方垂鞭四視，時盛秋，天宇澄霽，卬見月中有一人焉[3]，騎而垂鞭，與己惟肖。問左右，所見皆符，殊以爲駭，嘿自念曰：「我當貴，月中人其我也。」揚鞭而揖之，其人亦揚鞭，乃大喜，異謀繇是益決。德夫兄至蜀，安大資丙與之宴，親言之。夫妄心一萌，舉目形似，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，月妖何尤。

## 牸牧相衞

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，山陁焉，不合如礪，土名曰焦庫。有周氏墳，其間篁木蔽翳，泉甘草茂，牧者趨之。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，有詹氏子十九歲，牧一牸墳側。方偃於背，鄰之二兒甫齠，戲於旁。有虎出於薄，直前搏牸。二兒癡，不識爲虎，擲瓦礫，嗾而逐之。虎顧牸，不肯去，二兒倚徙觀，稍前，乃緣登木。牧子念其家貧，惟恃此以耕，不勝憤，徑歸取斧，將以殺虎。其父在田，不之知；母視其來也，遽問而告其故，顧東作方殷，家無男子，乃集里婦數人，噪而從。既至，二兒觀酣，嬉笑自若，牸以角拒，虎爪嚙無完革矣。牧子視牸且困，揮斧大呼，欲以致虎，虎果舍牸來。時木影漏日，刃環舞，翕霍有光，虎益自縮，作勢奮迅，欲以攫取。牸少憩力甦，乃前鬬，虎舍牧子，與之相持。牧子氣定更進，虎又舍牸。牸與牧叠抗虎，如此者彌半日頃，羣婦莫之孰何。既而山下民聞者，持梃歡呼，來漸多，虎遂棄而去，牸牧竟全。余時倚堊冢下，僕輩親見之，來告；遣視，民方環睨，虎猶未逸也。畜而義，不忘衛所牧，牧子亦克念其家，奮不顧死，皆可尚。二兒不知畏，不被搏噬，東坡沙上抵首之説，諒可信云。

## 解禪偈

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温公解禪偈，其精義深韞，眞足以得儒釋之同，特表其語而出之。偈之言曰：「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，信如文中子之言，則佛之心可知也。今之言禪者，好爲隱語以相迷，大言以相勝，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，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，作解禪偈六首。若其果然，則雖中國行矣，何必西方，若其不然，則非余之所知也。忿氣如烈火，利欲如銛鋒。終朝常戚戚，是名阿鼻獄。顔回安陋巷，孟軻養浩然。富貴如浮雲，是名極樂國。孝弟通神明，忠信行蠻貊。積善來百祥，是名作因果。仁人之安宅，義人之正路。行之誠且久，是名光明藏。言爲百代師，行爲天下法。久久不可掩，是名不壞身。道義修一身，功德被萬物。爲賢爲大聖，是名菩薩佛。」於虖！妄者以虚辭岐實理，以外慕易内修，滔滔皆是也，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！盍反而觀之。

## 玉虚密詞

徽祖將内禪，既下哀痛之詔，以告宇内，改過不吝，發於至誠。前一夕，卽玉虚殿常奉眞馭之所，百拜密請，祈以身壽社稷。夜漏五徹，焚詞其間，嬪嬙巨璫，但聞謁禱聲，而莫知其所以然。明日，遂御玉華閣，召宰執，書「傳位東宮」四字，以付蔡攸。又一日[4]，欽宗遂卽位，實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。明年正月己巳，赤白囊至，徽祖夜出通津門，以如亳社。斡離不既退師，龍德行宮在京口，纖人乘間有劒南自奉之疑，奉表亟請歸京師。駕至睢陽，李忠定綱奉詔迎謁，見於幄殿。既辭，遂出所焚詞稿，俾宣示宰

執百官，忠定家有藏本焉。其辭曰：「奉行玉清神霄保仙、元一六、陽三五、璇璣七九、飛元大法師，都天教主臣某，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再拜上言，髙上玉清神霄、九陽總眞、自然金闕。臣曩者君臨四海，子育萬民，緣德菲薄，治狀無取，干戈並興，弗獲安靖。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，已傳大寶於今嗣聖。庶幾上應天心，下鎭兵革，所冀邇歸遠順，宇宙得寧，而基業有無疆之休，中外享昇平之樂。如是賊兵偃戢，普率康寧之後，臣卽寸心守道，樂處閑寂，願天昭鑒，臣弗敢妄。將來事定，復有改革，窺伺舊職，獲罪當大。已上祈懇，或未至當，更乞垂降災咎，止及眇躬，庶安宗社之基，次保羣生之福，五兵永息，萬邦咸寧，伏望眞慈，特賜省鑒。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，賫臣密表一道，上詣神霄玉淸三府，引進僊曹，伏願告報。臣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再拜以聞。」於虖！禹湯罪已，其興也勃焉，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。」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爲「玉京金闕、七寶元臺、紫微上官、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大道君[5]」，與此不同，意歸美之稱，不欲以自名耳。唐武宗會昌投龍文，稱「承道繼玄、昭明三光弟子、南嶽上眞人。」今茅山龍虎閤皁，實有三壇，符籙遍天下，受之者亦各著稱謂，或者帝王之號，又有其別，殆未可知也。

## 太歲方位

建隆三年五月，詔增修大內。時太歲在戌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，移有司，毋繕西北隅。藝祖按視見之，怒問所繇。司天以其書對，上曰：「東家之西，卽西家之東，太歲果何居焉？使二家皆作，歲且將誰凶？」司天不能答，於是卽日蒞撤一新之。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，每易一榱，覆一簣，翦翦拘泥，不得卽決，稽之聖言，思過半矣。

## 逆亮辭怪

金酋亮未篡僞，封岐王，爲嚴章政事，頗知書，好爲詩詞，語出輒崛彊，慾慾有不爲人下之意，境內多傳之。且驟施於國，東昏疑焉，未及誅，而有霄儀之禍，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，因共推戴。旣立，遂肆暴無忌，佳兵苛役，以迄於亡。然其居位時，好文辭，猶不輟，余嘗得其數篇。初王岐，以事出使，道驛有竹，輒詠之曰：「孤驛瀟瀟竹一叢，不同凡卉媚春風。我心正與君相似，只待雲梢拂碧空。」又書壁述懷曰：「蛟龍潛匿隱滄波，且與蝦蟆作混和。等待一朝頭角就，撼搖霹靂震山河。」旣而過汝陰，復作詩曰：「門掩黃昏染綠苔，那囲蹤跡半塵埃。空亭日暮烏爭噪，幽徑草深人未來。數仞假山當戶牖，一池春水繞樓臺。繁花不識興亡地，猶倚闌干次第開。」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：「昨日樵邨漁浦，今日瓊川玉渚[6]。山色捲簾看，老峰巒。錦帳美人貪睡，不覺天花剪

水。驚問是楊花，是蘆花。」一日，至臥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，索筆賦曰：「綠葉枝頭金縷裝，秋深自有別般香。一朝揚汝名天下，也學君王著赭黃。」味其詞旨，已多圭角，蓋其蓄已不小矣。及得志，將圖南牧，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節，隱畫工於中，使圖臨安之城邑[7]，及吳山、西湖之勝以歸。既進繪事，大喜，瞷然有垂涎杭越之想。亟命撤坐間軟屏，更設所獻，而於吳山絶頂，貌已之狀，策馬而立，題其上曰：「萬里車書盍混同，江南豈有別疆封？提兵百萬西湖上，立馬吳山第一峰。」遷汴之歲，已弒其母矣。又二日而中秋，待月不至，賦鵲橋仙，曰：「停杯不舉，停歌不發，等候銀蟾出海。不知何處片雲來，做許大通天障礙。虬髯撚斷，星眸睜裂，惟恨劒鋒不快。一揮截斷紫雲腰，子細看嫦娥體態。」明年竟遂前謀。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圍，子細軍一萬，先下兩淮。臨發，賜所制喜遷鶯以爲寵，曰：「旌麾初舉，正駃騠力健，嘶風江渚。射虎將軍，落鵰都尉，繡帽錦袍翹楚。怒磔戟髯爭奮，捲地一聲鼙鼓。笑談頃，指長江齊楚，六師飛渡。此去，無自墮。金印如斗，獨在功名取。斷鎖機謀，垂鞭方略，人事本無今古。試展臥龍韜韞，果見成功旦莫。問江左，想雲霓望切，玄黃迎路。」余又嘗問開禧降者，能誦憶尙多，不能盡識。觀其所存，寓一二於十百，其桀驁之氣，已溢於辭表，它蓋可知也。犬猘鴞鳴，要充其性，不足乎議。軟屏詩，正隆事跡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，詭曰御制。反覆它作，似出一機杼，或者傳疑益訛，抑其余皆出於視草，亦無所致詰。録所見者聊以寓誌怪云，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，它不傳。

校勘記

↑ 卬而驚嘘：四庫本「卬」作「仰」。

↑ 楊嗣清甲：四庫本「甲」作「申」。

↑ 卬見月中有一人焉：「卬見」，畢秋帆續資治通鑑·卷一百五十八考異引此文作「仰見」。

↑ 又一日：集成本、學津本並作「又二日」。

↑ 玉宸明皇大道君：底本「宸」原作「晨」，音、形俱近而誤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瓊川玉渚：底本「玉」原作「小」，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：「小，當作『玉』」，學津本亦作「玉渚」，今從改。

↑ 來賀天申節隱畫工於中使圖臨安之城邑：底本原作「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」，句意不順，疑有脫衍。據四庫本知原文「天申」下，脫一「節」字，「中」下之「節」字爲衍文；「使」字屬下爲句，今據以增刪。